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六四回 虹霓劍當橋逐怪 菊猛兒踏水過河

話說楊魁夫婦被那壯士同兩個美女邀進廳屋，見那酒席設得齊齊備備，心中好生奇怪。忽聽那壯士道：「粗饌不恭，就請坐了罷！我們也不拘世俗的惡習，茶几水兒男女分什麼座頭兒了。」楊魁大笑道：「壯士真正爽快。」就此兩邊男女合那小伙子統統坐下，巧巧七個座頭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不少。楊魁格外奇異，舉杯在手，忙說道：「愚夫婦荷蒙相救，已感盛情；又蒙款待，何以克當！但不知壯士何以曉得在下到此，連酒席都備得現成？那裡壯士有推算之法嗎？」壯士大笑道：「將軍有所不知，在下姓菊，名文龍，家父名菊天華，去年春間才去世的。」說著，又用手指那兩個女子道：「這皆是在下的賤內，一名李彩秋，綽號九聖仙女；一名鄧素秋，綽號廣寒仙子。只因當日婚姻未就的時候，被那劉香妙生了無數的風波，不瞞將軍，在下雖是鄉間愚人，卻又有些傳家的本領，不免同劉香妙有些不能相下，因此碰著濟公聖僧，還有他兩個徒弟，一名雷鳴，一名陳亮，幫同把劉香妙打服了，在下這婚姻方得成就。請問將軍今天不是九月□二嗎？」楊魁道：「正是！」菊文龍道：「去年今日，村上來了一個和尚，沿家乞化。我們這村上是著名刻薄的，從來不懂齋僧佈施是一件什麼事。恰巧我這兩個賤內出門看見，就佈施了一些米兒布兒的，那和尚便問道：『你家可是菊文龍家嗎？你家丈夫出來見一見我。』賤內因他言奇異，就回來說了情由。在下當即外出，把那和尚一看，見他骨瘦如柴，精神爽健，曉得不是凡人，便恭恭敬敬向他請了個禮。那和尚便從身邊掏出一個紙包，不足二寸長，摸著裡面就同三根鐵釘一樣。他說道：『裡是三支虹霓劍，慣能除妖。明年這日，就是你夫婦出身建功的第一日，切記不可忘掉。』說罷，一陣清風，那和尚忽然不見。在下此時還將信將疑，走回家中將紙包打開一望，果係三支小劍，還有皮鞘，因它好耍，也就收在箱中，把和尚說的話都忘掉了。及至到了今天早間，忽聽那箱子上『啾刺』一聲，心中大異，再朝箱子上一看，原來那箱上一個老大的窟洞，那三支劍便連著鞘於半截透在外面。因此記起和尚的那句話來，順手就從窟洞裡將劍拖出。忽然變做有七尺多長，出鞘一望，鋒利無比，三人便舞了一回。但見一劍是青光，一劍是碧光，一劍是紫光，三劍一齊舞起，果然五色相間，同雨後的虹霓一樣，因此這才曉得虹霓劍的來由。舞弄過後，知道和尚的話必有道理，就此同賤內每人佩了一把。佩掛已畢，大家吃過早飯，方將到外面望望究竟有甚機會，忽聽外面一人唱道：『新劍出匣，功名利達。時候已到，即此遇合。』

那人在門前走來走去唱不住口，但那口音又熟識得很，一時卻記不起來。在下便走至籬笆外面一望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濟公聖僧。他見我外出，一把便抓住說道：『來得好，來得好，俺們吃酒去罷！』在下便陪他到村頭一酒店裡坐下，整整陪他吃到日落西山。問他唱的何話，他說道：『俺和尚不過順口唱來，騙些酒喝喝，那有什麼用意呢？』及至臨走的時候，他才向在下說明，說某時某刻將軍同兩位夫人路過此橋，後面有什麼追趕，叫在下怎樣保護，所以在下才有這個預備的呢。」楊魁夫婦聽說，這才如夢方醒，似醉方覺。

酒飯過後，楊魁便向菊文龍把劍要過來觀看。菊文龍隨從身邊解下送上；李彩秋、鄧素秋也將兩口寶劍解下，送了把韓毓英、哈雲飛看。三人仔細把玩，但見一劍上鏤了「霜鋒」兩字，一劍上攜了「電影」兩字，一劍上鏤了「雪鏢」兩字，下面均鏤有「熙寧三年公孫寬敬鑄」字樣。楊魁夫婦看得高興，就跑到院落裡面，擺了個丁字的架式舞弄起來，就此你來他去，採光奪目，聲韻鏗鏘，後人有詩贊霜鋒劍道：

炯炯寒芒下碧空，熒熒冷燄透蒼穹。

試看天地低昂處，都在公孫漫舞中。

後有人又贊電影劍道：

不借雷聲逞怒威，莫邪價值擬偏微。

任他最好頭顱者，觸動寒芒血亦飛。

後有人又贊雪鏢劍道：

總雲三尺盡人談，雪意寒兮劍氣寒。

多少平意難判斷，直教聚訟入詩壇。

閒文體敘，且說楊魁夫婦將三口寶劍舞了一陣，仍然還了各人。菊文龍道：「請問將軍今日出外遇了這些惡怪，那裡連伴當都不曾帶嗎？」楊魁見問，不由得面紅耳赤，但楊魁究竟是直性英雄，沒有裝頭蓋面，當下就將那白髮老妖吐出三角紅旗，在某處丟了兵器，在某處丟了鏢同袖箭，說了一遍。菊文龍聽說，便答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一些兵器都丟在我們本村，多分還尋得著呢。」楊魁道：「只怕未必了。丟去這許多時刻，還有不被人拾去的嗎？」菊文龍道：「將軍有所不知，在下這一村的人雖係卑鄙不堪，卻然膽小不過。他見這些兵器，曉得都是過兵丟下來的，大約連望都不敢望，還敢拿去嗎？將軍勿愁，在下保管你一件不少罷了。」說罷，使喚道：「猛兒呢？」只見那粗聲粗氣的小伙子答道：「猛兒在此，喊我怎樣？」

菊文龍忽然又對他搖手道：「你走罷，你走罷！我叫舛人了，這事諒你斷乾不來。」

話才說完，只聽猛兒大喊道：「有多大事我就乾不來？那我還偏偏要去乾呢！」菊文龍道：「不是嘴裡說硬話，假如竟乾不來那便怎樣？」猛兒道：「如乾不來，寧願把褲子褪下來，盡你叔叔打！」楊魁大眾聽他這樣說法，一個個都止不住好笑。

菊文龍又道：「你既願幹這事，可點起一條火把到界牌口去，將楊將軍及兩位夫人遺失的一柄八角響錘、三把刀、一柄飛抓，及松林裡九支響鏢、三支毒鏢、六支袖箭，統統取來。」猛兒聽說，口也不開，點上火把就走。

過一息，楊魁忽說道：「哎喲，我倒忘懷了！想我那柄響錘實重七□二斤，外加還有刀同飛抓，他一小小年紀，一定是拿他不動，多分還要空跑呢！」菊文龍笑道：「將軍不知其細，這孩子是在下的堂姪，今年一□五歲，生來臂力極大，他能倒拖牛尾叫牛退走。但有一個脾氣，勿論什麼事叫他去請他去，他除疑是不肯去；你若說他不能去不敢去，激著他去，他便一定要去。現今外面已代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做『鐵頭硬漢菊猛』，你將軍不看見適才的那等情形嗎？」但楊魁聽了菊文龍這一席話，初時還以為他故意誇獎他這個姪兒。那知過了一息，只見菊猛匆匆由外面到來，一手拿了火把帶提衣角，裡面『噹啷噹啷』的鏢同袖箭碰得怪響，束腰排帶上插了三把刀，一手拎了飛抓索子，那飛抓便抓住了八角錘的錘，一路就同要流星似的直到菊文龍前，統統向地一擡，說道：「你查一查數罷，幸虧乾妥了，還不曾丟叔叔的醜。」楊魁夫婦看見這樣，不由得咋著舌頭，暗道：照此看來，不但臂力過人，就是手腳也活動得很！當下各人將兵器、暗器統統取回，賽雲飛最是愛才，便向菊猛道：「小哥，我看你倒是很好的材料，也隨你家叔叔、孀孀從軍去罷。」

說才說完，只見菊猛那個頭搖個不住的道：「我不去！我不去！我在家裡吃碗現成飯好不自在，何必拚命的尋那些煩惱呢？」

菊文龍心中也想像就代他圖個出路，曉得賽夫人這樣說法他必不去。想了一想，不覺計上心頭，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承夫人抬舉，心感之至；無如世界上有句俗語，都說道『仙家還是仙家做』，那有凡人做仙家的？想這個小孩子他生來只能種田，就同蠻牛彷彿，那能建功立業，榮宗耀祖呢？就便他情願去，那在下也一定不准他去的。」菊文龍說畢，忽見菊猛走到外面，在心前拍了一拍，同張翼德唱斷長坂坡驚天動地似的，怪喊了一聲；跟後便走進自家房去，搜搜搜搜不知去做何事。外面楊魁夫婦便同菊家夫婦計議一同到營。韓毓英道：「不知今日大營究竟屯紮在什麼處所了？」菊文龍道：「據在下畫算，今夜一定是住的大墳灣。我們過了官河，由小路抄去，只有□七八里。此時不過將近三更，趕到那裡多分還不曾開隊呢。」楊魁聽說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收拾走罷。」

當下菊文龍、李彩秋、鄧素秋走到後面，將細軟銀兩打了一個小小包裹，帶了兵器，佩了虹霓劍，喊過兩個園丁，叫他照應門

戶，便邀楊魁夫婦一道同行。剛走到門口，忽然菊猛用那一根鐵蒺藜背在肩上，後面墜了一個無大不大的包裹趕得來了。菊文龍故意問道：「你這個樣子也預備往那會？」菊猛道：「我自有我的去處，你不必問我。」菊文龍又故意道：「但有一點，是不准你同我們往一處呢。」菊猛大喊道：「誰同你一處呢！但你說不准，我反獨獨偏要。如今雖有最好的去處我也不去了，一定是要同你一路走的，一定是要同你一處去的。」菊文龍見他已激上了路，也不再同他多說，就此七個人順著大路，過了莊橋，一直到了官河。楊魁還愁菊猛不懂平躡的法子，不得過河，那知他才到河口，便坐在岸旁，將鞋襪脫去。楊魁大喊道：「菊小哥，這河深得很，赤腳是沒得過去的。」菊猛道：「不得過去，難道死掉就不過嗎？我還偏要過呢！」楊魁暗罵道：「這畜生！真算是個拗骨頭。」

就此一句話還不曾說出口，只見菊猛一手背了蒺藜，一手拎了鞋襪，踏著水面就同走的大路一般，連水聲都不甚泛動，便平平穩穩的走過去了。楊魁夫婦此時才看出菊猛的本領，真個出色。當下各人皆躡過河去，有用燕子穿楊的，有用老鼠出洞的，有用天鵝展翅的，各般架式說之不盡。一眾躡過河去，便候著菊猛著襪穿鞋，忽然河邊上那青草窠裡，「踢踢躑躑」的、「喃喃」的，有些怪獸在裡面嘶氣的樣子，大眾好生疑惑。此時月色將落，又看不明白，不知這青草中究竟是何物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展翅的，各般架式說之不盡。一眾躡過河去，便候著菊猛著襪穿鞋，忽然河邊上那青草窠裡，「踢踢躑躑」的、「喃喃」的，有些怪獸在裡面嘶氣的樣子，大眾好生疑惑。此時月色將落，又看不明白，不知這青草中究竟是何物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